

欽定五代史

十之十卷
六六一六

五代史卷六十一

宋

歐

陽

修

撰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黠髡盜販袁冕峩巍吳暨
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彊富者先
亡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剝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
嶺蹙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
日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
作十國世家

吳世家第一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

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刺史鄭
綮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
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
軍吏陽爲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
頭爾卽斬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爲亂自號八營都知
兵馬使刺史郎幼復棄城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
唐卽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爲畢師鐸所
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
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彥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
閩師鐸率衆數萬出擊行密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

飢乘勝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
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縞軍向城哭三日攻其
西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是時城中倉
廩空虛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屠賣之
屠者剗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
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
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
破之行密益懼其客袁龜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
諸將多駢舊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
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彊弱擇嚮背之時

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嚮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鍾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鍾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

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鍾戰于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鍾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頽安仁義李神福等攻浙西取蘇常潤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頽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微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爲然久之

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威曰聞公爲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爲親軍是歲復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頽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分遣頽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梁太

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擊敗梁兵清口
殺師古而從周收兵走追至渾河又大敗之五年錢鏐
攻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
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
歸二年馮弘鐸叛襲宣州及田頽戰于曷山弘鐸敗將
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
常事也一戰之衄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
君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爲節
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是歲唐昭宗在
陝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

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以攻杜洪荆南成汭救洪神福敗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思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梁太祖子也太祖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田頽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討頽頽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遺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頽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別遣臺濛擊頽頽

敗死初顏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爲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顏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顏解兵顏恨之顏嘗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顏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顏怒曰吏欲我下獄邪歸而遂謀反仁義聞之亦反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米

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槊志誠善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于廣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頽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

襄門刺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于廣陵九月梁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謚曰武忠子渥立溥僭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右衛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

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遺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命李簡以兵五千圍之茂章奔于錢塘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其司馬陳

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爲江西制置使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于劉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素聞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罵殷曰昔歲宣城脫吾刃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耶我豈負楊氏者殷知不可屈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初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旣入立惡徐溫典牙兵召璠等爲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衛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以立渥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溫

顥擁牙兵入搜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
憤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五年五月溫顥共遣盜入寢
中殺渥渥說羣盜能反殺溫等者皆爲刺史羣盜皆諾
惟紀祥不從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諡曰景弟隆演
立溥僭號追尊渥爲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

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渭初溫顥之
弑渥也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
患之間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
易爲也明日顥列劒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未瑾
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

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敍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敍宣之乃渥母史氏敍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衙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顥曰公

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之於外信乎顥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覺可求有附溫意諷顥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能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顥因以弑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